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难忘国庆大联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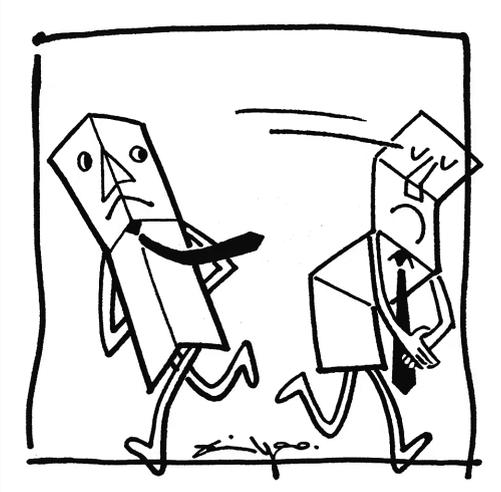
梁廷铎

国庆将至,很多往事浮现眼前。尤以国庆十周年的激情满怀,难以忘怀。当年各条战线都争相以优良的成绩向党和国家汇报,电影工作者如北影、八一、上影、长春等厂摄制了多部优秀的节目。北影有崔嵬、陈怀皑导演,谢芳、于是之、秦怡等主演的《青春之歌》,有凌子风导演,崔嵬主演的《红旗谱》,在金山自编自导自演的《风暴》;上影的海燕厂拍摄了《林则徐》《聂耳》,这两部均由郑君里导演和赵丹主演;而天马厂则摄制了两部反映现实生活的《春满人间》和《钢铁世家》,前者由桑弧导演,白杨、卫禹平主演,后者由汤晓丹导演,齐衡、王琪等主演。我有幸参加了《钢铁世家》的工作。该片有游行的场面,因此“五一”的一大早,我们小分队就到人民广场外面,先拍各个游行队伍整队在等候命令进入的场面。参加游行是一件很光荣的事,但如果你是走在队伍里,就看不到队伍的全貌;而我们因工作的需要,就能全景式看到工农商学兵的各支队伍。那时男同志全都穿着蓝裤白衬衫,女同志穿花裙子和连衣裙,工商业的家属则都穿着鲜艳的旗袍,走过主席台时,大家都挥舞着鲜花。

《钢铁世家》通过一个

三代钢铁工人家庭生活变化的变化,反映我国钢铁事业的发展。我们曾去上钢厂采访过多位工人师傅,也去炼钢车间体验过并拍摄了如加料、出钢等场面,但大部分的戏还是在摄影棚内搭景拍摄。片中,祖父和父亲由齐衡一人分饰两角。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演员,在《渡江侦察记》中饰演的吴老贵深入人心。父亲和祖父要在同一个画面出现,放在现在,用科技手段很容易解决,当时只能用土法上马。导演汤晓丹胸有成竹,新生代的摄影师沈西林曾拍摄过《女篮五号》《铁窗烈火》等。拍摄祖父时,这半画面正常曝光,另半个画面用黑卡纸遮住;等拍父亲时,将已拍摄过的部分倒回来,把祖父那部分用黑卡纸遮住,父亲的半个画面则正常曝光。拍摄祖父时说的每一段话都要留出未拍摄父亲说话时间,一个镜头内有好几次对话,所以每一段时间都要计算得很精确,对演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。齐衡拍完祖父后就要立刻去换装成为父亲,而拍摄现场灯光到镜头位置一点也不能有变化。齐衡在换装时就要从祖父的精神世界转换到父亲的思绪中,正式拍摄时,掌握父亲说话的节奏、时间和情绪。全场大家精神都非常集中,幸好各部门都配合得很好,顺利过关。等样片洗印出来后完全达到了要求,全组才松了一口气。经过全组的努力,影片在国庆节前如期完成任务。

接着我又接受了参加拍摄节日歌舞影片的任务。这是从将向国庆献礼的许多节目中各选取一部分,以小故事的形式串联起来,真是百花齐放,精彩纷呈。因影片有游行和晚上联欢的场面,我再次进入人民广场。这次活动的总指挥是总工会副主席沈涵同志,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,并告诉我们要注意的事项。黄昏来临时,各支队伍纷纷进入了规定的方阵。我们小分队里,摄影师带着小型摄像机,照明师带着电瓶灯,深入各个方阵进行拍摄。这时广



郑辛霆
隔阂像折痕,抚平难如初。

场已被大型照明灯照得通亮,喇叭里播放着集体舞的音乐,各方阵也开始跳了起来。来到学生方阵时,那充满了青春朝气的气氛感染了我们,同学们邀我们一起去联欢,我们也沉浸在集体舞欢乐的海洋之中。联欢结束已是子夜了,这也是我的人生经历中很难忘的一页。

国庆是举国欢腾的日子,我们电影厂也举行了大联欢。海燕和天马二厂也联合起来,假座天马厂的场地,搭起了露天舞台,上演各种节目。场地比较宽敞,分东西两个场地,东面摄影棚内由置景工人搭起了一个临时舞场,在地板上撒了一些滑石粉,许多爱好跳交谊舞的人翩翩起舞,非常尽兴。

为了这次大联欢,制片部同志组织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工作班子,请来了上海各兄弟剧团前来献艺,包括京剧、昆剧、越剧、沪剧、淮剧、滑稽、杂技等,当时尚未成名的昆剧演员华文漪及一些年轻的演员们也来此献艺,他们的精彩演出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。我们厂里的演员也纷纷上台表演。其中如程之、陈述、于飞的相声,观众掌声不断。还有许多著名演员担任了接待工作,员工家属们第一次见到了这些名演员,纷纷要求和他们合影,他们一一应允也没有,有求必应,获得了大家的赞赏。最有趣的是常演反派的董霖也在做接待工作,面露笑容,

有微信真方便,“吱溜”就给老黄发了张照片。照片里一排高楼器宇轩昂,绿化碧翠繁茂。意料中的回复很快就到“哪?”答:“岳州路311号周围成高档商品房小区。”良久,飘来一句“是吗?好久没有去了,防空洞大概当地地下室了。”想必那还是“一响凝神无语”,昔日踪影何处?老厂房位于虹口的岳州路,距当时赫赫有名的“虹镇老街”咫尺之遥,与一排破败石库门住宅犬牙交错又与密密麻麻的棚户简屋“宝元坊”唇齿相依。听老师傅说因某年某月某人挖地搭棚户时意外掘到一坛元宝而得名。虽然时间、人物不详,但说到“一坛元宝”依然让说的、听的都不由自主“哦”一声并悄悄咽口唾沫。

说实在的,号称“上海第一”的国营大厂实际就是个“弄堂工厂”。一幢钢筋水墙二层厂房是工厂的主建筑,相当长的年头里是附近的“地标性建筑”,更维系近千个饭碗及数百个家庭生计。以后查过资料,这块地上曾有过几家手工作坊,老板都来自宁波,彼此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,各自劳作组成一个“产业链”又挤在一起抱团取暖,公私合营后就做了厂里同事。情况熟悉了,知道那几个是“小业主”,虽然岗位多是脏苦累,但在“36元万岁”年代他们工资很高,有时就开玩笑“你抽一支烟,我要忙几天”。

那年10月,一群幸运的学生娃走进二楼会议室“进厂报到”。听得坐中间位置那个男人威严宣布:“捣蛋的送回去。”气氛立马肃穆得只有喘气声,学校里最调皮的几个“刺头”都收敛得老老实实。随后是为期两个月的新学徒集中住宿学习班,每天由几个复员军人带领,出早操背语录谈体会,再分批到厂区工地挖防空洞。其间发生两件大事。其一,工地

里突然传来头号修正主义的广播声。带班老师傅听着不对一把拉闸,顿时一片漆黑更鸦雀无声。随后几天,这小黄一上班就钻到土坑里挖土不敢露脸。其二,眼看就是要宣布分配到车间班组的日子里,有人悄悄咬耳朵:听说出了大事还要再挖土俩礼拜。说得神秘秘秘,听得半信半疑,后来果真延期数日宣布学习班结束。到班组没几天,就通知召开全厂革命群众大会,挤满二楼食堂的人们一改以往七荤八素“乱开无轨电车”的毛病,规规矩矩听完文件传达,个个瞪大眼睛不敢出大气。

居民区里的工厂基本都与居民相处得磕磕绊绊,被吵闹难眠的大妈拍着厂长桌子大吼“早搬早滚!”缘由很简单:居家过日子和24小时连轴转的矛盾基本不可调和。于是,厂里也就小处捣捣糨糊,大家将就过好。比方冬天常有邻居爬窗户到工厂浴室“煞根汰一把”,管后勤的就只当没看见;哪天食堂中午有好菜,居民端着盆子在排队,大伙也心照不宣。满师座谈会上厂领导“乱翘边”：“满师就好找对象,优先考虑‘发展邻居做家属’。”不过有人响应就是。几年后,工厂开始逐步搬迁,邻居大妈急切地拉着厂长说:“那几个老登秧的小青工怎么看不见了?女儿还没对象,急死人。”

以前灰头土脸、老破小“下只角”的岳州路,如今是地下轨交纵横、路面崭新亮丽的时尚街区。走到311号附近朝里张望,甬道两旁树木参天路灯掩映,没有当年丝毫痕迹,厚实精致的铁艺大门紧闭,一块“私人住宅,请勿打扰”的铜牌高悬。曾在此畅行无阻的底气,除老屋外在这里留有最多喜怒哀乐的情怀,顿时显得如此脆弱和娇情,只能悄悄摁下重踏老厂房的愿望。当年的防空洞更不知所踪。想到曾经相伴相争的邻居搬入了安静敞亮住房,再不用枕着隆隆噪声入眠,曾被老阿姨相中的小青年也早就当了爹甚至做阿爷了,结局还是相当地喜大普奔。拿出手手机拍几张,就在工友群感慨一下罢。

老厂房之念

陈茂生



上有个大喇叭用以播放激昂的鼓劲歌曲,那时老黄还是小黄,躲进播音室偷懒,一时手痒不知按了哪个旋钮,喇叭

酷暑终于送走,那天,立秋已有两周了,上午大雨光临了两个多小时后,蓝天中的骄阳在西边时隐时现,老渔翁马上意识到此时正是垂钓的大好时机。马上打电话通知司机师傅备车带上渔具,出发就上了高速。还不忘拉上钓手老王(他担任过全国垂钓比赛的总裁判长),光听他吹,今天要见见他的真水平,“临水也决一雌雄!”我这个“老黄忠”虽年高仍不服老矣!

车奔向宁波市通州区家务乡,朋友说这远郊区有佳水一方。果然在一片果林菜蔬旁,流淌着一道湾湾清水,青青芦草丛中真有一方好水。我们找好一艘已废弃小船上为理想钓位。邀请我们的主人是《南来北往》的制片人邹文和陈斌,他们住在这里,早搬好了椅子,倒好香茗等候。

抽竿、拉线、试漂、挂食,奋力甩出钓竿上近6米丝线的双钩。这主线略长于竿,子线很长,也有30多厘米。我全神贯注认真听取鱼塘主人介绍这里的鱼情、水势、地形地貌。盯漂15分钟就有口了,忙抽回试竿后,按鱼塘主指正,立马换去两个硬颗粒。一钩为鱼塘主人提供、刚刚从地里掰下来的清香白嫩苞谷粒,一钩则是在家我自己赶制的白面+棒子面+炒黄豆粉再掺进碾碎的五香花生粉,还不忘滴上几滴四川头曲,再揉进去一小块熟红薯。钓饵果然有奇效,众鱼觅食追咬不迭。前两竿我故意“诱敌上钩”送去了大团软食后(也算打个窝),立马缩小了钩上面团软饵,也调整了新玉米豆使之不露尖,这叫“暗藏杀机”。不到十分钟,我先夺人挑起一尾灰色白肚30厘米的草鱼,哈哈!“老黄忠”率先开竿得胜了!

小厮旁边老王,迎着刚出来的“秋老虎”,他已是大汗淋漓如水浇人,但竿上还未见鱼的影子。我这里窝子也

发了,接连又上了两尾不小的草鱼。我乘胜追击,只见二目红白相间“黑漂”了,又见漂急促没入水中又顶漂送出水面,心中窃喜,真有大伙伙了!发力猛抖手腕,只觉比平时沉重,且游踪的水下物更为猛烈。我先往左牵引,再引到右方,五指徐徐绷紧手握竿线,严防鱼儿脱钩。在遛出鱼头和背鳍出水面时,赫然发现线上钩的像是双鱼同时“中枪饮弹”了!只见两尾前后并逃齐游,犹如慌慌张张的一对患难夫妻呢!我忙起身,不停地左右牵引着,两尾扯出水面时,再次判定是两尾大草鱼。哈哈!全国“台钓”大赛中大师们双钩双鲤是常见,但我没见过有获双钩大双草者的!

邹陈二将首次临水,没见过如此双飞大草鱼,兴奋得每人各执起钢抄。但都是毛手毛脚的新手,我恐不但慌忙中抄不上,还会使之脱钩断线逃跑,忙令老练的老王和鱼塘主人换过。十几分钟溜来溜去已消耗掉双草大量体力,此刻我退后三步,腹顶竿尾,大声令两位左右抄网没水后伺机快猛抄捕,“一定迎鱼头猛抄!”秋风夕阳中我大声吼叫着。只见老王手疾眼快一个猛抄,水淋淋地将双尾拖至岸上草地。验明正身,都是近40厘米的灰背白腹大草鱼,估计各有三斤之重!回头再看看老王护中:一条20多厘米的草鱼,一条10多厘米的小鲫鱼,再加一尾中指般的小船丁。他扶扶眼镜,亦庄亦谐地宣布:“今天万总尾数总计6条,一水的草鱼呀,单重有4斤的,总重量得18斤了,是硬邦邦的冠军第一名。本人嘛,获鱼三尾,就种类而言,肯定也属冠军了!”此话引起众鱼友一阵大笑。此时秋阳刚碰西山,水面金光点点,如火似金的夕阳红不断在涌起的涟漪中跳跃飞舞着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万伯翔

小朋友们说,这个人倒蛮和气的,不像电影里面那么坏。

制片部门的同志又把一些有名的小吃摊请过来,像一列大排档,品种繁多。如原来在嘉善路的小吃摊老牌老杨,是远近闻名的,他们烧的罗宋汤、炸猪排、扬州炒饭等口味纯正,价廉物美,来此设摊,座无虚席。当时他们已并入合作食堂,这次是经领导批准才在此设摊的。

来联欢的家属们开玩笑地说,厂里办的大联欢,比白相大世界还过瘾,大世界哪能见到这么多电影明星呢!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结束,大家才尽兴而归。多年后,许多人回忆起这次大联欢,还是念念不忘。

渔船扬帆出海去捕蟹,带回来东海第一鲜。沈家门有个国际水产城,梭子蟹产量占据全国的70%。

梭子蟹的吃法很多,或蒸或煮,或煎或炒,或盐焗,或油焖,或去壳取膏,或剥蟹抽肉,花样繁多。最鲜美的做法要数“炆蟹”,做起来也不繁杂。我在舟山见过渔民挑挑肥美膏腴的活梭子蟹,口朝上整齐地排列在水桶或瓷缸里,撒上盐和糖,加绍兴黄酒等浸泡起来,盖上竹片,压上石块,醉制一天后,放进冰柜速冻。腌好后,白肉纯净而透明,红膏像果冻一样晶莹弹润,那种咸鲜清甜味,令人胃口大开。

做咸蟹,将洗净的蟹翻身朝上,装进小口大肚容器中,放入适量比例的盐水浸过蟹身,既有风味又能防腐。还有用糖和盐腌制的“藏蟹法”等。其实咸蟹并不咸,在宁波最讲究的咸货店里,它是用鲜汁浸过的。红膏梭子蟹是宁波人的最爱,年夜饭的圆台面上必不可少,它比全鸡全鸭还重要,有“无蟹不成席”的规矩。老友每年给我快递四只自己腌的红膏梭子蟹,每只有六七两重。他知道我的嘴爱吃吃什么,我明白他的心在想什么,战友友谊是比梭子蟹还要美味的!

要不是家乡河浜上的芦苇被斩绝,时下定是芦花绽放成一片了;要是家乡东海还有一片滩涂,站到海塘上眺望,芦荡也已成了芦花的海洋了……

我于芦花情有独钟,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队里组织社员扎过芦花扫帚;又在童年时曾穿过由父亲亲手编过的芦花鞋。由此朴实无华的芦花深深地印在脑海里,每当此时此刻总会想起她。

为了收取更多的芦花来扎扫帚,队里在海塘边设立了收购站。摘芦花的人还真多(大多为妇女),她们斜背着一只花袋,进入密密的芦苇荡内,脚踩淤泥,顶着虫子的叮咬开始劳作。秋季的芦花是青鲜的,晒干后正适宜于扎芦花扫帚,而芦花老了,开花了,就只能用于编鞋了。芦花开放在芦苇的顶端,采摘时人要昂着头,攀弯芦苇秆才能采摘得到,这是十分吃力的活儿。秋季的太阳依然热得很,采摘芦花的人在密不透风的芦苇荡内,可谓是闷热难忍,没多久就汗流浹背了。但谁都不愿早早钻出芦荡,不把花袋装满,是谁都不会轻易罢休的。几个小时过去了,才陆续走出芦荡,来到“收购站”过秤芦花,获取这个上午的报酬。因我也是芦花收购站的一员,目睹了这一切。不过,我也有过芦荡采摘芦花的经历,其苦苦的滋味是不好受的,农家女是值得赞扬的,干某些活上要比男人强得多。

一季芦花要收好几天,源源不断的芦花进场后就要及时摊晒,并及时运到集体仓库场继续摊晒,直到水分敛到一定程度后才可上堆保管。

冬季到了,农闲也就来了。队里开始动员社员扎芦花扫帚了。芦花被分到队里的各扎芦花扫帚小组,只要有劳力的人,不管男女老少齐上阵,除了白天,还要挑灯夜战,要抢在明年的春耕前完成千数以上的扎扫帚任务。扎扫帚算不上粗活,枝枝芦花都要分拣过去,小的大的各有用处,“扎把”时连芦花的“腿毛”都要对齐,大大小小的工艺流程有十几道,且道道有讲究,一点也不能疏忽,要经得起验收员的把关眼光。正因为队里有这样一个经济项目,我也学会了。

我还穿过由父亲编制的芦花鞋。过去冬天里没有棉鞋穿,农家便想出奇招,用芦花来制作芦花鞋,虽鞋型粗头粗脑不耐穿,但经济实用。采集干芦花倒也不难,冬天里所有河浜滩上的枯芦苇都要割下来的,芦花随手可得,能收取一大堆。父亲手脚灵巧,所以我家芦花鞋不需要花钱买。聪明的农家人就是这样,从来不会放弃对自然功能的利用,总在在身边最易得的生态之物,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多彩之梦……

若能恢复芦苇,该是件多好的事。

芦花情

施国标

东海第一鲜

沈裕慎

雅玩